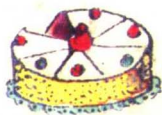


拉拉与我①

——姐弟俩

笛米特·伊求 原作 郑如晴 译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UBLISHERS' S EDITION
CHINESE TRANSLATION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
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., LTD.
FOR DISTRIBUTION IN PR CHINA ONLY
ALL RIGHTS RESERVED

拉拉与我①

——姐弟俩

笛米特·伊求 原著

郑如晴 译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(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) 长沙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2.8万 开本：787×1092 印张：3
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蔡笑丹

封面设计：陈笑月

印数：1—5,000

ISBN 7-5358-1675-4/I·456 定价：5.20元

本书若有印刷、装订错误，可向承印厂调换。

拉拉与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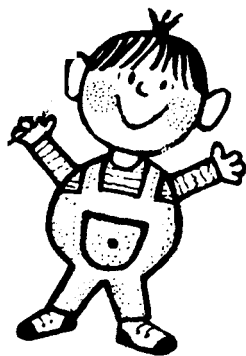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姐弟俩

笛米特·伊求 原作

郑如晴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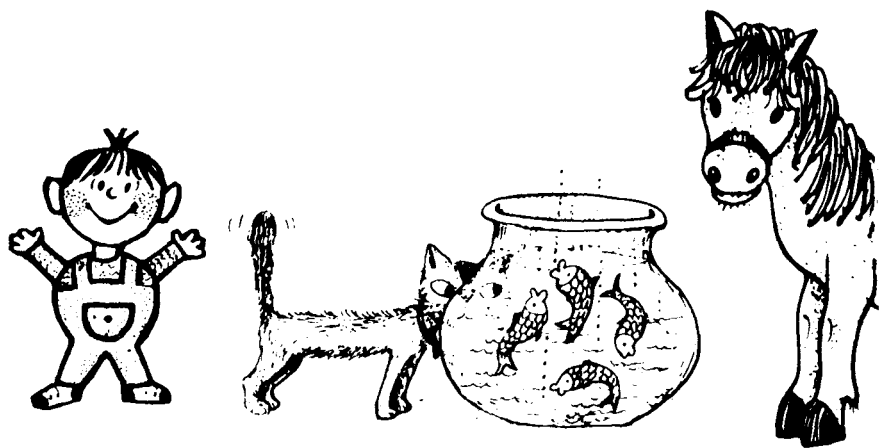


拉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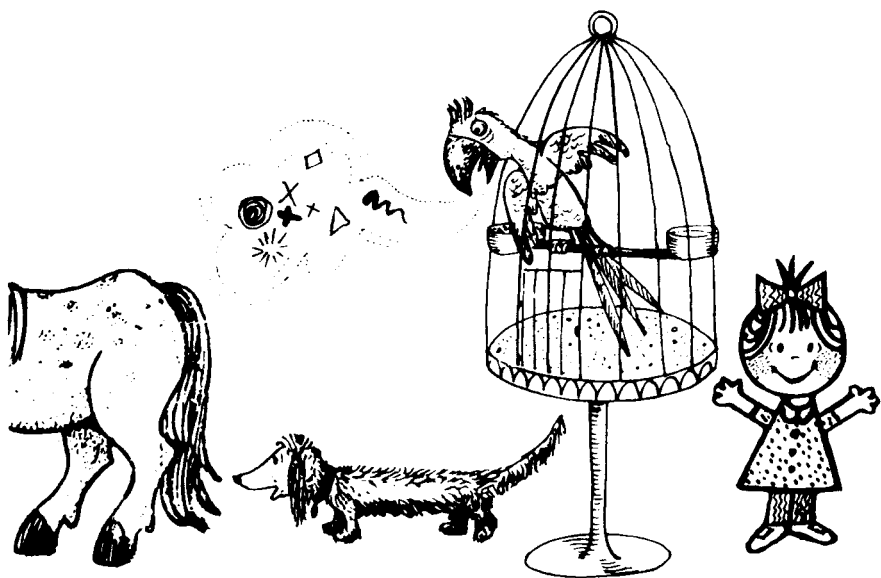
我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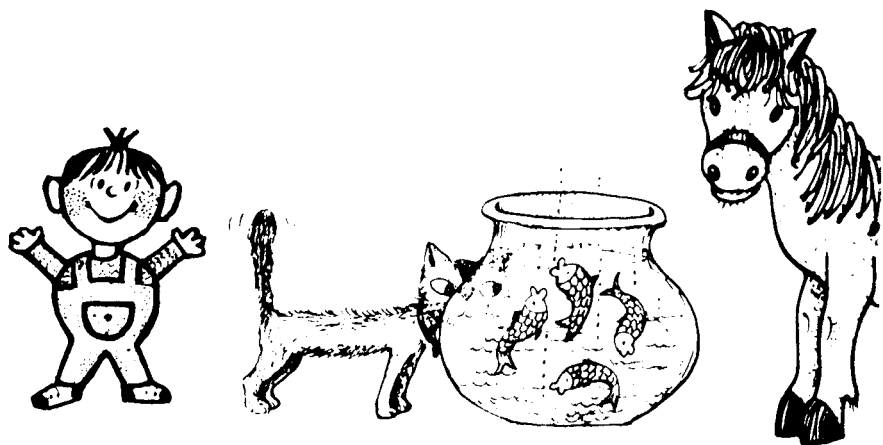
原作者简介

笛米特·伊求 (Dimiter · Inkiow) 出生在保加利亚, 10 岁时他就写了自己的第一本儿童故事。16 岁那年他进入一家大报做事, 很快就成为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。他曾在苏菲亚戏剧学院攻读导演课程, 并获得学位。自 1965 年起, 笛米特住在德国。已出版的书有《盼望有自己的小婴儿的洋娃娃》、《到培坡罗尼的旅行》, 以及《拉拉与



我》系列故事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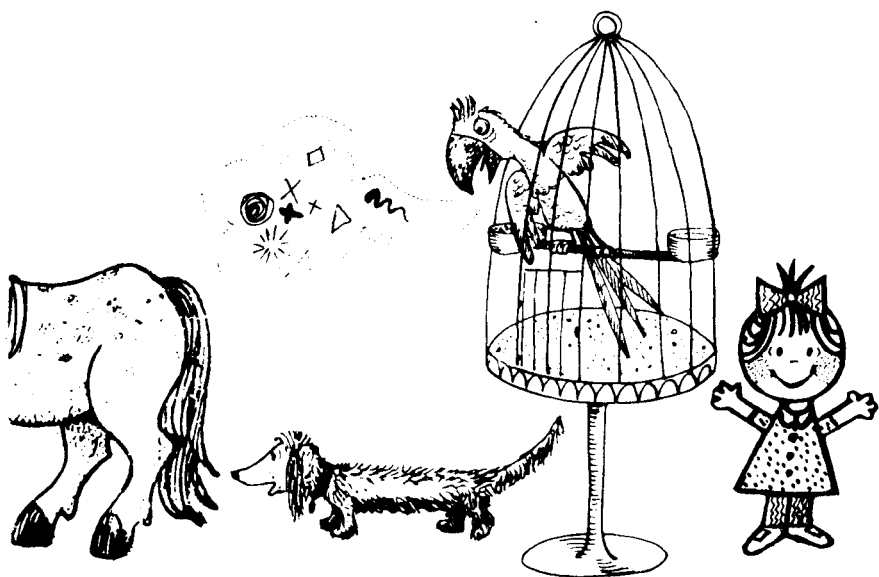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五本“拉拉”系列故事中，作者笛米特不断地赋予故事中的主角新的生命力与奇想，不但引起孩子们的共鸣，也引领着成人寻回已经走远的、曾经纯真的赤子之心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系列的书在德国轰动一时，不但被拍成连续剧，也被广播电台制作成节目，且连载于德国最大的杂志之一“Brigitte”（比姬特）的原因了。



译者感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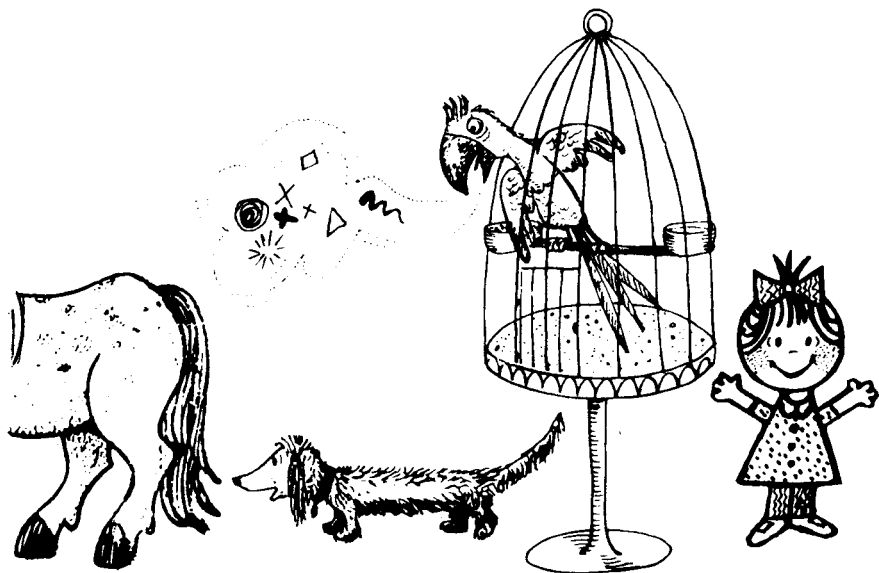
犹记得去年在译《拉拉与我》这系列故事时，正值溽暑的盛夏，我一边挥汗如雨，一边振笔疾书，在 38℃ 犹如烤箱的室内爬格子，其酷热难捱的程度正可以“锻金砾石”来形容。加上那时刚由德国归来不久，对亚热带那股灼热更是难耐。

然而处在这种几近“焚膏”的斗室里，咀嚼着“拉拉”系列里一篇篇逗趣而新奇的



小故事，正如在这炎炎夏日里吃进一支支沁凉的冰棒，不禁精神为之一振，遍体舒畅。译着写着，竟不觉盛暑夏日已被笔尖消磨掉了，更不觉盛暑的脚步已慢慢走远。等到自“拉拉”的书堆中推案而起，才发现秋已悄悄来临，秋色的金黄亮丽正如我译罢这一系列小书后饱满充实的心灵。

又将逢炎炎盛夏的季节，但愿这一系列老少咸宜的小书是您消暑的良伴！



一只牛乳锅的故事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39

如何向佛娜阿姨解释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47

牙齿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59

剪发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69

汤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76

我们的小狗小菲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88



我和姐姐拉拉

你一定不认识我。这位就是我：



那位就是我的姐姐拉拉：请你千



万不要把我们俩(liǎ)搞错(cuò)，以为那位



是我，这位



是拉拉。那就

正好相反了。

我是我，拉拉是拉拉，拉拉可不是我。

人们常把我们俩搞错，因为连我们自己都

会弄(nòng)错，如果妈妈



问：“谁把

冰箱(xiāng)里的冰淇(qí)淋(lín)全吃光

了？”拉拉就回答说那是我，不管她自己是否(fǒu)也跟着一起吃。



每个人都看到这两根(gēn)汤(tāng)

匙(chí):



为什么拉拉会这样说，我不知道。

但对我而言，我会这样说，是因为拉拉比我吃得多，她有一个这样大的嘴(zuǐ)巴(bā)



，比我这个嘴



大多了。

但是我吃得很快，那是不会有人知道的。



鲜奶油蛋糕

一天，拉拉对我说：“你知道冰箱里有什么吗？”

我根本不想知道，既(jì)然她这样说了，我便顺(shùn)口问：“有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一个蛋(dàn)糕(gāo)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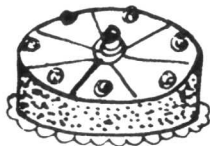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样的一个蛋糕？”我画了一个蛋糕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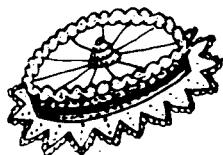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是，太多了！”她说，“也漂(piào)亮(liang)多了！”

我又画了一个大蛋糕：

“更大点，”她说，“上面有鲜奶油！”



我们俩(liǎ)一起去看蛋糕,果然是很大的一个。



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

我们俩很惊(jīng)讶(yà)有这么个蛋糕,妈妈走来对我们说:“你们俩不要碰我的蛋糕!这是要请(qǐng)客(kè)用的,爱玛(mǎ)姑妈和可瑞(ruì)姑妈今天会来!”她说完就去买咖(kā)啡(fēi)。

我们俩独(dú)自在客厅(tīng)玩,家中没有人,于是我们悄(qiāo)悄地溜(liū)进厨(chú)房。

“我想看看，蛋糕是不是还在？”拉拉说着走近(jìn)冰箱，“也许(xǔ)有人偷(tōu)咬(yǎo)了一口。”她打开冰箱，蛋糕仍在。

“不要碰它！”我说，“那是给客人的！”

“我根本不想碰它！”拉拉说，但是我看到她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，“我只是在想，鲜奶油蛋糕也许坏掉了！”

“不会！”我说，“它根本不会坏掉！”

“我们不知道！”拉拉固(gù)执(zhí)地说，“大家都晓(xiǎo)得蛋糕很快会坏掉，这样我们的两位姑妈就会中(zhòng)毒(dú)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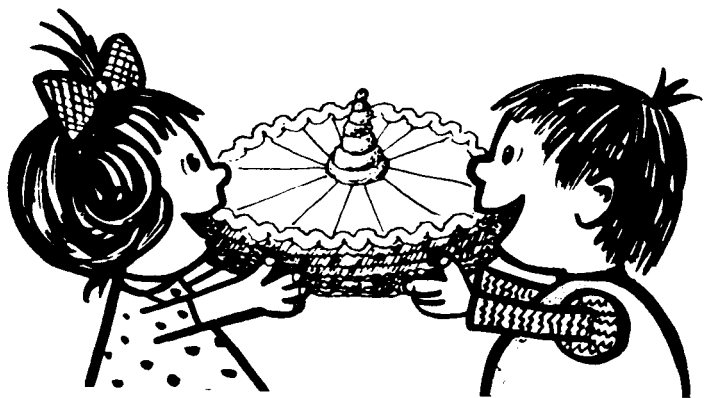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要我的爱玛姑妈和可瑞姑妈中毒，我问她：

“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很简(jiǎn)单(dān)！”拉拉说，“我们先尝(cháng)一口看看！”

“对！”我说，“先尝一尝！”

我们从冰箱里把蛋糕拿出来，拉拉说，她尝左边，我尝右边。我们尝了一口，真好吃。



“拉拉，蛋糕没有坏掉，爱玛姑妈和可瑞姑妈不会中毒的！”我相信，拉拉也赞(zàn)同。

“但是，”她说，“我们只能说这两边没有毒，其(qí)他的地方呢？”

此后我们尝遍(biàn)了鲜奶油蛋糕周围(wéi)的每一边，确(què)信是没有毒的。

“它的周围都是好的！”我说。

“是的。”拉拉说，“外面这一圈(quān)是好的，但是中间也许坏掉了！”

我们拿来一把刀子，切(qiē)开蛋糕，尝了它中间的部分。

当妈妈回来时，看到了蛋糕，站在那里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们不希望爱玛姑妈和可瑞姑妈中

毒！”拉拉和我解释(shì)说。

“都给我吞(tūn)下去！”妈妈忿(fèn)忿地大声说，“你们这两个馋(chán)鬼(guǐ)！”

她既然这么说，我们也就照做。

我们继(jì)续(xù)吃，把整(zhěng)个蛋糕都吃光了，最后我们俩都肚(dù)子痛(tòng)。

“你看！”拉拉对我说，“这个蛋糕是坏掉的吧！”

